

Lingnan University

##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

2021

### 淺析天道、人性與欲望觀與唐中晚期傳奇小說的創作

Wa Chung LEU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hi\\_diss](https://commons.ln.edu.hk/chi_diss)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梁華聰 (2021)。淺析天道、人性與欲望觀與唐中晚期傳奇小說的創作。輯於嶺南大學中文系 (編)，《考功集2020-2021：畢業論文選粹》。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

This 古典文學、文學與思想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題目：

《淺析天道、人性與欲望觀與唐中晚期傳奇小說的創作》

副題：

1. 論文提要
2. 引論
3. 傳奇成熟於中晚唐
4. 唐傳奇的結構研究
5. 成就中晚唐傳奇之內在推動力
6. 化腐朽為神奇的傳奇作品
7. 成功的人物塑造
8. 總結

學生姓名：

梁華聰（4165561）

指導老師姓名：

汪春泓

嶺南大學

2020-2021 年度

論文提要：

唐傳奇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被譽為成熟、完整的小說作品，是除唐詩外另一件精緻的藝術品。然而唐傳奇發展至中晚唐才算是正式成熟的佳作。這件藝術品的形成與中國社會長年累積的豐富哲學思想密不可分，天道、人性與慾望觀將小說的敘事、人物塑造昇華到更高的層次。天道觀是中晚唐傳奇得以完成敘事結構的內在推動力，尤其以賞善罰惡天道觀為主，使其脫離六朝時期隻言片語式的小說創作。然而這個簡單的結構卻能被作者們巧妙地發揮出現實主義的社會批判和安慰時人的特殊功能，深化了作品的意義。人性和慾望觀對於人物塑造也發揮着重要的作用，讓人物內外互相成就，個性變得更複雜。再加上唐代文人得天獨厚的藝術審美能力，讓情慾情節進入作品時豔而不俗。詩的加入又將人性中必然具備的情感流露提升到更高的藝術審美層次。中晚唐傳奇小說的文學價值更加突出。既然天道、人性和慾望觀與中晚唐傳奇的成長，甚至文學價值關係如此密切，那麼具體是如何在小說創作當中體現出來，下文將會深入分析，以一個中國哲學思想的角度作為切入點，挖掘這些能和唐詩並稱一代之奇的傳世佳作。

## 目錄

論文提要.....	1
內文	
一、引論.....	3
二、傳奇成熟於中晚唐.....	3
三、唐傳奇的結構研究.....	4-5
四、成就中晚唐傳奇之內在推動力.....	5-7
五、化腐朽為神奇的傳奇作品.....	8-12
六、成功的人物塑造.....	12-15
七、總結.....	16
引用資料 .....	17

## 一、引論

唐傳奇-唐代除唐詩以外另一個匠心獨具的藝術品，至今已有不少學者形容其為中國古典小說的一大演進。不過因其極盡神怪之奇事，加上對於唐傳奇的研究不少都集中在文史料價值、文化和宗教意義上的考察，其內容的藝術價值仍受到質疑。那麼唐傳奇真的就只是一堆歷史書以外的文獻，未曾灌注文學的養分嗎？現實上傳奇小說發展到唐中、晚期，它所承載的既不是自娛自樂；也不是士人的滿腹牢騷；更不是誤人子弟的道路風聞。小說的誕生與天道、人性與欲望這些高深的哲學問題的思考密不可分。本文將會對唐傳奇中蘊含的思想進行深入挖掘，然後分析這與唐傳奇的敘事、人物之間的緊密關係，還有作者如何在小說中注入藝術審美的元素，證明唐傳奇已經拋棄了過往的粗衣麻布，換上華麗的新衣，成為出色的文學作品。

## 二、傳奇成熟於中晚唐

古典小說的藝術價值在以經典為正途的時代中並不被認可。六朝時期《文心雕龍》指出小說只不過是娛樂性作品，「然文辭之有諧，譬九流之有小說，蓋稗官所采，以廣視聽。<sup>1</sup>」這基本繼承了《漢書·藝文志》「道聽塗說」的看法，沒有承認小說的文學價值。還有《三國志·魏書》《王粲傳》中裴松之注引《魏略》提及一個故事，曹植得見邯鄲淳後十分高興娛樂了一番，「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sup>2</sup>」當中提及的俳優即滑稽雜戲藝人，而且故事的情景是曹植在開心地娛樂，胡舞、跳丸、擊劍這些遊戲也在其中，那麼與之並列的小說也不過是一些娛樂性的文本而已。

唐傳奇誕生後，小說出現了根本性的改變，無論是創作手法或是思想內涵皆得到提升。正如李劍國所說「古小說經歷了戰國、兩漢、魏晉南北朝大約千年漫長時間的醞釀，在唐代終於成熟了。<sup>3</sup>」然而這個改變並非一蹴而就，中唐以前的傳奇作品受六朝志怪小說的影響頗深，文學價值有限。典型的作品有唐臨《韋知十》<sup>4</sup>只有大約九十字，講述了煮肉良久仍不熟，後發現一銅像的奇聞，宣揚素食而已。還有《河南人婦》<sup>5</sup>有約一百零一字，講述一個婦人奉養其姑不孝，欺負她目盲，用蚯蚓做羹給她吃。最後受到上天懲罰，為她換上白狗頭，而且要乞討維生。故事只是簡單地宣揚了善惡報應的思想而已，與市井傳聞無異。許多中唐前的傳奇作品在敘事上簡單直白，無甚技巧。在人物塑造上亦較扁平而缺乏特色，只是透過奇聞怪事和豐富的想象力起到令人驚訝的效果，因此本文集中討論中晚唐時期的傳奇作品。

<sup>1</sup> [南北朝]劉勰著，戚良德注說：《文心雕龍》（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152。

<sup>2</sup> [晉]陳壽著，[南北朝]裴松之注，鄒德金編：裴松之注《三國志》上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344。

<sup>3</sup> 李劍國、陳洪主編：《中國小說通史：唐宋元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頁401。

<sup>4</sup> 此處參考版本為方詩銘輯較：《冥報記 廣異記》（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125。

<sup>5</sup> 方詩銘輯較：《冥報記 廣異記》，頁56。

### 三、唐傳奇的結構研究

#### 1 由外而內的研究手法

唐傳奇相比六朝筆記小說有了質量上的飛躍，這是從文學史發展的宏觀角度觀察到的結果。對於唐傳奇「演進之跡甚明<sup>6</sup>」目前已有許多學者從小說結構上進行分析，不過基本上都以宋代趙彥衛《雲麓漫抄》所說的三大特徵-史才、詩筆、議論為綱領，研究唐傳奇的敘事角度、敘述方式、情節安排、開頭結尾的設計、詩歌的運用等。還有就是懸疑、伏筆、戲劇性場面等小說創作的慣常手法的布置。更甚者從單篇作品的結構進行拆解，從而細細品味小說的內容。以上這些常用的研究唐傳奇結構的角度雖然豐富，不過基本都是將小說粉碎，再逐一研究其零件，呈現出來的面貌容易停留在小說外在的觀察。

當中有一些比較特別的例如內山知也嘗試利用一些宏觀性的寫作規律，然後探索志怪、寓言、傳奇性作品的結構特徵和內容。他以松村武雄對神話、說話的內容構成五大法則：1.圖式化的法則 2.論理性、自然性的法則 3.二元性、三重性的法則 4.布置重點的法則 5.懸念以及靜止的法則，來分析隋唐小說結構的多面性，還有類似系統下作者特別強調的主題思想。甚至澄清一些被誤認為主題、大意相通的作品其實本質上不同，例如《枕中記》和《南柯太守傳》<sup>7</sup>。這些角度雖然觸及到作品的深層次思想，可是手法上仍然與上述的由外而內之手法相似，只不過更宏觀了一些，始終未能將剖析後的唐傳奇精準、細緻地回歸到作品的內在思想。

#### 2 內在思想成就唐傳奇

其實趙彥衛所說的「史才、詩筆、議論」是從唐傳奇的整體、小說的系統出發，由內而外地品讀唐傳奇而提出的見解，尤其能針對中晚唐的作品。他注意到唐傳奇的誕生與作者的創作意識、所接受的思想、文化素養息息相關，而非解剖小說作品後停留在觀察小說各部分特徵的層面上。對於這三大特徵，李劍國更進一步解釋「如果說『議論』可以見出小說家的倫理意識和道德觀照……『史才』和『詩筆』則是小說家的歷史意識和詩意識在創作中的體現。<sup>8</sup>」所以唐傳奇結構的形成與其內在的思想內涵有着緊密的關係，也就是說作者的文化 and 歷史這些內在的素養成就了唐傳奇的藝術性。

李劍國在主流的以文化角度為研究古典小說重心之基礎下，嘗試將文化研究與小說的敘事結構相結合，呈現了一種由內而外的深層次研究手法。他以小說的文化特徵，例如夢文化為例，探索了夢文化在文學史、中國文化中的源流之餘，又總結出古典小說吸收該文化後，所呈現的特殊敘事結構。唐傳奇《枕

<sup>6</sup>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北新書局，1927年），頁69。

<sup>7</sup> [日]內山知也：《隋唐小說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6-19。

<sup>8</sup> 李劍國、陳洪主編：《中國小說通史：唐宋元卷》，頁435。

中記》等就運用了三段法敘事模式-入夢、夢境、夢後<sup>9</sup>。這種以內在文化為基礎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結果在宏觀之餘，更能看到文化思想不但使之言之有物，更是形成小說的內在法則。

#### 四、成就中晚唐傳奇之內在推動力

中晚唐傳奇變成成熟的作品不可能毫無原由，當中需要一股動力的運行才能實現。將故事基本結構拆解之餘，探索當中整體的脈絡，就能發現小說的敘事是順應著某種思想而發展出來的。就是說小說的結構並非雜亂無章，而是有大致的固定規律，使其從「隻言片語」蛻變成完整的小說作品。只要充分理解這股內在推動力對小說結構所產生的作用，就能如《論語》所言「一以貫之」，以綱領統攝中晚唐傳奇敘事結構的核心。而這股強大的內在推動力就是隱藏在故事情節背後的天道觀。

##### 1 賞善罰惡之動力

縱觀中晚唐傳奇的諸多作品，主流的天道觀就是賞善罰惡之天道觀。這種天道觀被中晚唐傳奇的作者吸收後，成為一股內在推動力，引導著他們在小說創作中完善故事結構。中晚唐傳奇主題各式各樣，神仙鬼怪、怪事奇聞、英雄豪俠、才子佳人甚至美艷娼妓等皆有之，題材之廣泛，想象力之豐富實是一代之奇。不過林林總總的作品中講報應、宿命的作品或者帶有相關色彩的作品非常多，其結構一般順應賞善罰惡作為情節推進的模式。例如：

《柳毅傳》結構：1.柳毅遇見被丈夫欺辱的龍女 2.柳毅幫龍女通知洞庭龍王相救 3.龍女叔父錢塘江龍王殺龍女丈夫 4.錢塘江龍王欲撮合柳毅龍女但他拒絕 5.龍女扮成普通人嫁給柳毅 6.二人成神仙眷侶

《霍小玉傳》結構：1.才子李益請求鮑十一娘尋找美女 2.酒宴上李益與霍小玉相愛 3.二人交歡，李益發誓不分離 4.李益負心拋棄 5.霍小玉死後化成厲鬼報仇

兩部作品故事發展的脈絡完全是跟從「好人+好事=獎勵」、「壞人+壞事=懲罰」這種善惡有報的思維去完成整部作品的。《柳毅傳》部件 1、2 中柳毅為龍女抱不平，助她脫離丈夫的傷害。還有部件 4 中他不畏錢塘江龍王的威逼，拒絕與龍女成婚（柳毅心中認為錢塘江龍王殺了龍女的丈夫後，他與龍女結婚並不恰當）。他善良、守信、正直的善行令他獲得部件 5、6 的美滿結局。負心的龍女丈夫也因其惡行獲得部件 3 被錢塘江龍王殺害的下場。《霍小玉傳》也類似，部件 4 李益違背部件 3 中對霍小玉的誓言，拋棄了她，結果導致部件 5 被

<sup>9</sup> 李劍國：〈古小說的文化闡釋與敘事闡釋〉，《河南師範大學學報》，2010 年第 5 期，頁 186。

霍小玉化成的厲鬼報復的慘痛下場。兩個故事都是以人物行善有善報，作惡則有惡報的原則作為故事情節發展的基本藍圖，可以說賞善罰惡的天道觀主導了整個故事的推進。

有神仙鬼怪元素的作品難免有受傳統宗教影響之嫌，即使被賞善罰惡天道觀主導故事結構也合理。不過就算是重世情而輕神怪的作品，賞善罰惡的天道觀仍是完成故事結構的根基所在。例如：

《鶯鶯傳》結構：1.張生幫助崔家逃避兵災 2.崔鶯鶯獻身張生  
3.張生離開往長安，兩人關係破裂 4.張生回來，拋棄了崔鶯鶯，結束私通  
5.張生科舉落第，自陳沉迷女色會誤己 6.二人各自婚嫁

這故事的核心在於提倡用禮教約束人欲，甚至為了達到該目的，將拋棄崔鶯鶯的張生寫成在情慾中醒覺的有志之士。不過故事中部件 1、2 其實是張生因義助崔家，使其抱得美人歸，屬於典型的「好人+好事=獎勵」。與此同時，作者以部件 2 越禮私通以及部件 3、4 負心行為，完成了角色的由善轉惡，部件 5 科舉落第、部件 6 郎情妾意不再的結局，其實等於「壞人+壞事=懲罰」。即使故事情節都圍繞著禮教和情慾這個主題，與扶危濟困、亂臣賊子這些道德論斷扯不上關係，賞善罰惡的天道觀仍是故事結構設計的重要依據。

中晚唐傳奇作者在創作的故事中，有意無意地運用了賞善罰惡的天道觀作為故事創作的的基本藍圖，可見這種創作推動力在作者群裏影響力極大。當然，中晚唐傳奇故事情節甚為複雜，重要的枝節很多，用以上的方式拆解故事結構或有可商榷之處。不過若將順應賞善罰惡天道觀而形成的部分去除，故事必定如建築失去地基、支柱，瞬間崩潰，又淪為六朝時代的粗陳梗概。

## 2 內在動力之源辨析

這種賞善罰惡、善惡有報的故事結構往往被過於簡單地總結為受到佛教因果論的影響。陳文新認為因果論屬於佛教的一個中心觀念並且表現於唐代傳奇小說結構中<sup>10</sup>。還有李劍國也指出唐傳奇中報應主題的作品宣揚佛家因果報應思想<sup>11</sup>。這無疑是因為唐朝佛教盛行，上至朝廷，下至百姓皆信奉佛教之故。再加上唐朝的知識分子深受佛家思想的影響，「詩佛」王維的詩融入了佛教的「空」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此社會環境下將這種善惡有報的結構特徵歸於佛教因果論也在情理之中。

早在先秦時期，《墨子·天志》「天欲義而惡不義。」從 Ian Johnston 在翻

<sup>10</sup> 陳文新：《中國傳奇小說史話》（臺北：正中書局，1995年），頁 297-298。

<sup>11</sup> 李劍國、陳洪主編：《中國小說通史：唐宋元卷》，頁 432。



譯「欲義」、「惡不義」時採用「desires righteousness<sup>12</sup>」(渴望道德上正確的行為)、「abhors unrighteousness<sup>13</sup>」(憎惡道德上錯誤的行為)便能看出墨家的天志有提倡正義的傾向。還有「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天以為從其所愛而愛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天以為不從其所愛而惡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sup>14</sup>」墨子將歷史上聖王的善報以及暴王的悲慘下場作為歷史經驗的例證，論證天會按照人行為的善惡施予獎賞和懲罰。

儒家的《左傳》《國語》其民本思想滲透出對蒼生的憐憫，也記載了不少因善得賞，因惡得罰的歷史故事。例如《左傳·曹劌論戰》中諷刺諸侯，反對不義之戰的曹劌成功擊退入侵的齊國，成就一鼓作氣退敵的美談。《國語·邵公諫厲王弭謗》中周厲王殺害批評他的百姓，結果如故事中所言「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最後慘遭流放。儒家史書重人物和道德力量在歷史發展中所產生的影響，推崇人的道德，憐憫百姓的同時也運用了這種善惡有報的思想。

還有漢代道教盛行，著名經典《太平經》描述了賞善罰惡的天道觀「一百：積德者富，人愛好之，其善自日來也。人之所譽，鬼神亦然，因而祐助之……善者自興，惡者自病，吉凶之事，皆出於身。<sup>15</sup>」人命運中的吉凶之事都是由他日常生活中所行的善惡而決定的，若為善積德，必會得到人的讚賞和鬼神的祐助。李養正亦言《太平經》指出「有諸神疏記人的善惡……到了一定的時候，天便校其善惡，予以賞罰。<sup>16</sup>」

由此可見在唐傳奇誕生之前中國社會已經不斷地累積、沉澱賞善罰惡的天道觀，並非佛教一家之言。中晚唐傳奇以賞善罰惡為法則而形成的結構最合理的解釋是佛教在當時盛行，其因果論與中國傳統的報應、鬼神思想互相刺激，成長出一股強大的內在推動力。韓愈的《原道》在力排老佛，建立儒家道統的同時也反映了中唐時期的社會主流思想便是三教合流。因此，佛教因果論與中國傳統的報應、鬼神信仰互相刺激發展出一股賞善罰惡的內在的推動力是合理的。而這股動力在中晚唐時期引領着作者們成就中國古典小說的一個高峰。

---

<sup>12</sup> Ian Johnston. *The Mozi: A Complete Translation*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33.

<sup>13</sup> 同注 12，頁 233。

<sup>14</sup> 朱越利校點：《墨子》（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 59。

<sup>15</sup> 羅織主編：《太平經註譯》（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 780。

<sup>16</sup> 李養正：《道教基本知識》（中國道教協會編印，1985年），頁 64。

## 五、化腐朽為神奇的傳奇作品

發展成熟的中晚唐傳奇作品深受賞善罰惡的天道觀影響，這帶有明顯的道德教育意義，然而道德教育已有五經可讀，隋唐時期也不乏名儒大家的著作。如果創作唐傳奇只是單純地用作道德教育，未免多此一舉。中晚唐傳奇作為小說，一種文學藝術的創作，在賞善罰惡的敘事結構下，即使是作為初步成熟的小說作品，在敘事上容易呈現概念化、情節單一的弊病，仍必有其獨特的魅力。即是說賞善罰惡不但助其完成了小說的完整敘事結構，更深入到藝術審美的層次，讓中晚唐傳奇變成真正的文學創作。

### 1 賞善罰惡結構的充分利用

中晚唐傳奇許多作品雖不離賞善罰惡的模式來推動故事發展，但作者們卻能將這個限制充分地利用，發揮出社會批判和安慰時人的功能。文學是反映社會的藝術品，同時能發揮出感動人心的作用。作者們在創作時已經有了這樣的創作意識，並且利用賞善罰惡的結構去表現出來。

在賞善罰惡的敘事過程中，中晚唐傳奇滲透出一種扣人心弦的獨特魅力，讓人在閱讀過程中得到一種藝術上的審美享受，而非枯燥乏味的道德教育。一般而言，從文學史的角度出發觀察唐傳奇，除了看到它小說結構完整的一面，還觀察到故事情節高潮迭起的特徵，即如魯迅所說「然敘述宛轉。<sup>17</sup>」帶有道德意識的情節推進往往能引起共鳴，予人一種幻想的快感。

這種快感尤其呈現在帶有批判現實主義的故事當中，在賞善罰惡的同時，讀者感到現實生活中無法得到的一種心理安慰。《虬髯客傳》便是典型的例子，作者在故事開首便毫無遮掩地批評位居司空的楊素生活嬌奢，身居高位卻不思拯救黎民於水火，更有犯上作亂的嫌疑。這與儒家所提倡的「德位相稱」形成鮮明的對比，非常符合當時典型的當權者形象。作者給予了楊素尸居餘氣的結局，是想透過罰惡對此類人進行批判。而扶持明君平定亂世的李靖、順應天命放棄爭霸中原的虬髯客則分別成為了左丞相和扶餘國國王。這是利用賞善來激勵人心，讓讀者能從閱讀文學作品中獲得喜樂。

中晚唐傳奇作品在故事情節當中巧妙地運用罰惡來針對當時禮崩樂壞、社會秩序崩潰、政治黑暗、當權者為禍蒼生的社會現實狀況進行諷刺，然後利用賞善來安慰時人，給予人們生活在亂世當中的一點希望，燃起他們對生活的信心。正如內山知也所說的屬於「將焦點對準庶民生活的傳記寫作。<sup>18</sup>」這個原本有瑕疵和限制的敘事結構反而被中晚唐傳奇作者巧妙地發揮出批判社會黑暗

<sup>17</sup>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頁 69。

<sup>18</sup> [日]內山知也：《隋唐小說研究》，頁 9。

的價值以及撫慰人心的意義，將作品的文學性提升到更高的層次，不僅僅是閱讀一堆有頭有尾的故事。

除了安慰人心外，賞善罰惡結構更令俠義的感染力突出，以致在滿足人們復仇心理方面，表現尤為出色。中晚唐傳奇的俠義之士多是有一定武藝、能力的人，他們為人嫉惡如仇，用自身的本領除暴安良，幫助他人，甚至成人之美。

《崑崙奴》中崔生去探望手握兵權，但為官不仁的一品官時，遇見了被一品官強逼為侍女的紅綃妓。兩人一見鍾情但苦於敵不過府邸裏森嚴的守衛。崔生家的崑崙奴磨勒武藝高深，能飛簷走壁。他為崔生夜闖府邸，打死守門惡犬，幫助二人重逢並逃離。事情曝露後一品官帶甲士追捕磨勒，磨勒像飛鳥般飛簷走壁，連弓箭也無法傷他分毫。他逃去後嚇得一品大官之後要命令家童貼身保護。還有《柳氏傳》中柳氏原是李生寵姬，後愛上韓翊，李生大方將她送給韓翊。之後安史之亂爆發，柳氏當了尼姑。她被一位外族將領沙吒利搶走了，幸好有俠義心腸的虞候許俊幫韓翊從沙吒利手上奪回柳氏，她也回到韓翊身邊。

這些俠義故事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有一位本領高強、捨己救人的俠義之士出來打擊惡勢力，尤其針對擁有兵權但恃勢凌人的奸惡之徒。他們代替朝廷，代替法律行駛懲罰惡人的權力。若從一般人的角度出發，就是替天行道。這個罰惡的過程令生活在已經衰落的唐皇朝，其司法制度已經無法保障子民免受壓迫的社會中，得到一種向惡勢力復仇的快感。須知如果要懲罰這種人，憑文人或平民百姓是不太可能的，即使是唐王室也辦不到。那麼只能寄託在從想象而來的「拯救者」身上。中晚唐的傳奇作品利用文學創作能突破現實限制的特性，在賞善罰惡的敘事結構下為讀者提供這種復仇的快感。

## 2 以故事引導人心的手法

這種引人入勝，感動人心的傳奇作品離不開佛教文化的影響，尤其是對佛教以故事詮釋宗教思想這種手段的吸收。這些故事往往有引導人心之效，與賞善罰惡之動力交織在一起後，才出現了傳奇故事的吸引力。

六朝、唐代佛教之盛乃總所周知，有關的歷史資料甚多，此處不作深入探討。然而佛教的教義、思想、哲理往往都艱深難懂，例如實相的即動求靜；諸法皆空；世間事物的組成部分雖各有分別，但仍能六相圓融；無明與業報的循環不息等，皆衝擊着世人對現象界的認知。若想要將這些玄遠深奧的思想由上而下遍及社會各個階層，在資訊傳播緩慢且以儒學為主體的古代社會，單靠直白的說理和解經是不太可能的。這時，相對簡易有趣、題材親切且琅琅上口的

佛教故事、說唱文學便能彌補這個缺陷，起到引導人心向佛的功能。然而，正如劉開榮所說文學是反映現實生活的，因此傳奇作品不可能不受到當時盛行的佛教講經、變文的影響<sup>19</sup>。即是說唐傳奇作為佛教盛行時代的文學作品，必然會與之相呼應，有所吸收。

敦煌變文中便不乏這種帶有佛教思想的故事。其中有一篇《金剛醜女因緣》<sup>20</sup>，故事以四六句韻文讚揚佛陀修行的決心，不惜犧牲自己「投崖飼虎」、作尸毗王時割肉救鴿、「剗身燃燈」、「善友求珠」、挖眼救父王和拯救弟子脫離苦海等。利用怪異的情節讓讀者起到驚訝的效果，引入因果報應的主題。然後慢慢訴說女子因前世輕慢聖賢的業報變成醜女，也因布施的善行得以成為公主。相貌之醜連其父也嘆息「世間醜陋生於貧下，前生修甚因緣，今世形容轉差？」之後她在國王安排下嫁給王郎，王郎雖然夫憑妻貴，仕途順暢，但十分嫌棄公主醜貌。公主因自己的醜貌，十分哀痛前世惡因。她誠心懺悔，最後如來以慈悲力令她變成美女，心願達成。

整個故事曲折有趣，衝破一般人對事物的常識，讓讀者不禁驚訝。而且故事鋪排前後呼應，緊扣因果報應的主題，打動讀者內心，讀者在故事的每一個部分皆被它引導着內心的情感。在故事推進的過程中，讀者會同情醜女的遭遇，以及讚歎佛陀的善良，令誠心懺悔的醜女變成美女。這對提升讀者對佛教的興趣以及傳遞佛教思想起到極大的輔助作用。題材驚奇，情節曲折動人，用故事來引導人心，勾起讀者內心的波瀾，這種故事特徵與上述中晚唐傳奇小說作品不謀而合。

對佛經文化的吸收在唐朝並不罕見，就算是以排斥佛教著稱的韓愈，在《原道》一文中推崇儒道貶斥老佛之道時，其實也是利用了與佛教《大智度論》和《鳩摩羅什法師大義卷》中的大小乘判教相類似的手法。因此中晚唐傳奇作品吸收了佛教利用曲折、驚奇的故事引導人心的手段屬情理之中。在賞善罰惡之推動力下，加上以故事引導人心的方法，令中晚唐傳奇敘事結構完整之餘，其魅力也能突顯出來，深深抓住讀者的內心。

### 3 題材搜奇抉怪

唐傳奇在敘事上就算是發展到成熟的中晚唐時期也略有瑕疵，不過這些作品吸收了豐富的創作素材，讓作品的藝術性突顯出來。唐傳奇以「奇」著稱，後世人喜歡以志怪小說來概括。其實唐傳奇主題各式各樣，神仙鬼怪、怪事奇聞、英雄豪俠、才子佳人甚至美艷娼妓等皆有之，題材之廣泛，想象力之豐富

<sup>19</sup> 劉開榮：《唐代小說研究》（香港：商務印書館，1964年），頁37。

<sup>20</sup> 故事取自黃征、張湧泉校注：《敦煌變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1102-1108。

實是一代之奇。侯忠義將作品最多的唐中期傳奇小說分為五大類：「志異類、政治類、愛情類、俠義類、傳奇集。<sup>21</sup>」李劍國將唐小說的題材細分為「十大主題：性愛、歷史、倫理、政治、夢幻、英雄、神仙、宿命、報應、興趣。<sup>22</sup>」

當然，題材豐富並不等於有文學價值，創作不是以數量來決定優劣的。就如雜錦餐的食物總類多，但不等於美味。這些題材豐富的作品猶如西方童話般為讀者打開了一個奇妙的世界，這個世界奇妙的世界涵蓋對過去世界的想象；對現在世界的諷刺；還有對未來世界的期許。在中晚唐傳奇作品中表現尤為出色，《長恨歌傳》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愛情故事悽美動人，同時又批評沉迷女色。整部作品對過去的歷史加以想象，重構出一個充滿感性的歷史世界，衝擊着人們的歷史觀。對於現在世界的諷刺：《南柯太守傳》批評時人沉迷功名利祿，《柳氏傳》展示了當代女性無法掌控命運的悲哀，展開人們對現實世界的認知。對於未來世界的期許：《紅線傳》表現出止息兵戈，以柔性力量建立和平世界，引發讀者們內心的共鳴。中晚唐傳奇作品的題材宏觀來看不但多而奇，更甚者跨越時空的限制，想象力之豐富絕不止於志人、志怪那麼簡單。在一個科技不發達、對世界的認知充滿限制的時代，這無疑衝擊着讀者對世界的理解和想象，帶來難以言喻的閱讀快感。在並不複雜的敘事結構當中仍能在題材上創造出審美的體驗。

#### 4 別樹一幟的敘事結構

傳奇小說在中晚唐成熟後，故事結構大致上不離賞善罰惡之結構。不過仍有部分小說脫離了這種規則，當中有使用無為思想而完成敘事結構的，也有純粹利用虛構的歷史事件來完成小說。

中晚唐傳奇小說對於天道觀的吸收並不單一，除了賞善罰惡的天道觀外，也有老子無為、無慾之道。其根本目的不在分辨事情的善惡，只是想要對於功名利祿的追求進行否定，而《道德經》「『道』常無為而無不為。<sup>23</sup>」的思想正好滿足了這個需要。《枕中記》講述了屈屈不得志的士子盧生枕在道士呂翁送贈的枕頭上進入夢鄉。夢中他娶出身望族的清河崔氏女；擊退外敵建功立業，甚至官至宰相；兒孫滿堂，個個仕途順暢。《南柯太守傳》大致上也類似，遊俠淳于棼喝醉後昏睡入夢。夢中他被槐安國國王招為駙馬；擔任南柯郡郡守，政績顯著，更被封爵；百姓歌頌，名聲顯赫；子女眾多，福祿雙全。兩部作品的主角都在虛擬的夢境中得到了士人夢寐以求的功名利祿，甚至惠澤子孫。然而兩者的結局同樣是對這種常人的追求加以否定。《枕中記》盧生最後被呂翁點化人生中對欲望的追求不過如夢般虛幻，他拜謝呂翁後便離去。《南柯太守傳》結局同樣是主角夢醒後參透了功名利祿的虛幻特性。他選擇棲身道門，棄絕酒色。

<sup>21</sup> 侯忠義：《隋唐五代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50。

<sup>22</sup> 李劍國、陳洪主編：《中國小說通史：唐宋元卷》，頁421。

<sup>23</sup> [春秋]老子著，陳鼓應注釋：《老子注譯及評介》（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版），頁209。

兩個故事的情節發展並不重人的道德善惡，只是宣揚對自然、無慾的肯定。

此外，還有故事只是單純地以歷史記錄的手法完成故事，反映現實社會。《日本王子》中日本王子來訪大唐並且與大唐第一弈棋高手顧師言對弈，日本王子雖然不敵顧師言，但身為大唐第一棋手的顧師言因擔心失敗會得罪皇帝，下棋時大汗淋漓，對自身實力欠缺自信。日本王子詢問其他官員顧師言的排名時，官員為了面子欺騙日本王子說顧師言只是全國排第三。整個故事並沒有賞善罰惡的天道觀在背後推動情節，甚至沒有宣揚特定的哲學思想，只是真實地反映當時唐朝已經衰敗，唐人已經失去初、盛唐時的民族自信。

## 六、成功的人物塑造

《中庸》說「率性之謂道」，道與人性是難以分割的，而人性中深層次的討論便是慾望。中晚唐傳奇無法脫離天道觀對故事結構的影響，內容自然也不會離開人性、慾望的範疇。唐傳奇作為新興的作品，人物塑造不算複雜。不過中國哲學自先秦時代對人性、慾望所累積的學說使發展成熟的中晚唐傳奇的人物變得更具吸引力。

### 1 內外兼具的人物性格

先秦時期對於人性的思考觸及到心性之學，宋鉉認為事物可分成內外兩個層次對中國文化影響深遠。唐傳奇非哲學作品，不過這些思想文化卻為唐傳奇作者打開了創作人物的眼界，讓傳奇小說人物的魅力提升到更高的層次，讓讀者感受到更深層次的審美享受。

唐傳奇的人物多是扁平人物，性格較單一，然而作者卻能將人物的內在性格變得鮮明而有魅力，相比六朝時期的《世說新語》中簡單的人物塑造要成功得多。《世說新語》中有一個王藍田吃雞蛋的故事，他因用筷子戳不中雞蛋，而惱羞成怒將之扔在地上。用鞋子踩不成功，最後放口中咬破並吐掉。整個故事只是運用了簡單的故事情節和動作描寫來表示性急的內在性格。還有就是加入了王右軍的一句嘲諷來突出他的個性。人物的塑造非常簡單，技巧匱乏，雖能讓人清楚理解人物的個性，但難以做到令人印象深刻。而中晚唐傳奇中富有吸引力的人物非常多。《虬髯客傳》中豪爽大度、嫉惡如仇的虬髯客，獨具慧眼、敢於追求的紅拂女和見識超卓、謹小慎微的李靖被譽為風塵三俠。《崑崙奴》中忠勇、有俠義精神的崑崙奴磨勒顛覆了對外族人的「蠻夷」印象。《柳毅傳》中正直守信的柳毅更是君子品格的理想人物。這些人物的內在性格都十分鮮明，甚至被後世的戲曲、詩文等繼續發揮。原因在於中晚唐傳奇篇幅相比六朝筆記小說要大得多，創作空間大增，再加上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細緻的行為描寫、精彩的人物對話，尤其是戲劇性場面的對話設計等巧妙的手法用來塑造人

物的性格。即使同樣是扁平人物，中晚唐傳奇人物的性格魅力也遠超前者。

然而，最精彩的部分不僅僅是這些人物內在的個性，還有人物外在的形象配合這些人物鮮明的性格，使得角色的塑造更相得益彰。中晚唐傳奇在刻畫人物個性的同時意識到需要透過人物的外在形象來提升人物特徵的美感。《虬髯客傳》中虬髯客乃是一名豪俠、霸主，作者為他設計了赤髯如虬、龍虎之狀來配合人物的性格，令讀者腦中形成一個立體的形象，宛如亂世中將要誕生一位王者、英雄。還有《任氏傳》中的美貌狐女任氏，在整個故事的情節推進中丁肇琴拆解出七八次的刻畫表現任氏美麗、聰慧、堅貞、懂得報恩、肯為人犧牲，不遜色於一般女子的特質，當中就有三次的刻畫是關於她的絕世美貌<sup>24</sup>。由此可見外在的形象與內在性格的互相配合是中晚唐傳奇作者愛用的手法，這種手法相輔相成，塑造出內外兼具的人物，使之更有感染力。

## 2 複雜的人物個性

中晚唐傳奇作品雖多為扁平人物，可是部分作品已經能觸及到人性中的複雜性，就是說在一個人物身上能發展出多於一種的特質。作者必須要對於人性有着相當深入的理解和對文學創作要有一定的藝術追求才能辦得到。中晚唐傳奇已經開始觸及到了這個層次了。

在小說作品中具體的表現有善惡的轉換、人物的成長。《李娃傳》中妓女李娃和養母一起誘騙上京赴考的滎陽公子，令他資財耗盡，淪為乞丐。前期的李娃甘於命運的安排，充分發揮出妓女重利忘義的本色。不過當他再次遇見墮落的滎陽公子時良知發現，為自己贖身後照顧滎陽公子，成為他的賢內助，最終令他家族興旺。整個人物完成了由惡向善的轉換，擊敗了人性中的醜陋，不被利慾所薰心。還有《任氏傳》中的狐妖任氏，也有類似的轉換。狐在中國古代被視為助紂為虐的害人之物，狐男、狐女都是行淫的妖物<sup>25</sup>。而狐女任氏卻轉化成賢良的女子，對鄭子忠貞；對韋崙知恩圖報。然而幫助他們戰勝本性的慾望，完成這個本性的轉換的內在力量，就是人性深處最純粹的愛情。中晚唐傳奇對於愛情的力量給予了極大的肯定。這種愛情所展示出來的美感是超越單純的對儒家德目的褒揚，也反映出中晚唐傳奇是有藝術性的文學作品而非單單地仿照史傳的創作。

## 3 慾望與美感的交織

中晚唐傳奇女性人物的美可說是豔而不俗，這得益於傳奇小說在發揮人性充滿慾望一面的同時，不需要顧及商業因素這個獨特的條件。《禮記》言「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性慾是人的天然本性，愛好美色自然是男人的本性。

<sup>24</sup> 丁肇琴：《唐傳奇的寫作技巧》（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年），頁84-85。

<sup>25</sup> 李劍國：《狐狸精的故事》（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2-3。

中晚唐傳奇雖然有濃厚的道德教育意識，不過基本沒有站在道德高地以聖人口吻進行強烈的批判，在塑造美女角色時更毫不掩飾地展露出這種對美女的性慾。更甚者可以說這些美女角色是承載了他們慾望的客體。

《鶯鶯傳》<sup>26</sup>中先描寫崔鶯鶯身穿「常服，不加新飾。」儼然一個平凡女子的打扮。不過卻「垂鬟接黛，雙臉銷紅而已。」她髮髻下垂，臉紅害羞的樣子突出了她的少女氣息。繼而寫她「顏色艷異，光輝動人」的美艷姿色。雖只是短短兩句話，但卻透過平凡服飾與美麗容貌的碰撞將她的美貌提升到更高的層次。加上少女白嫩的雙頰透出的銷紅，為她的魅力增添不少。即使文字着墨不算多，仍然在讀者腦海中刻畫出一個美貌少女的形象，營造出就如欣賞一副美人畫像的美感。

美貌只不過是鋪墊，重頭戲其實是後來兩人交歡的情節。這個情節又分為兩重，先是崔鶯鶯義正嚴詞地抗拒張生的求愛，堅守禮教，樹立起貞烈女子的光輝形象。這起到了窒慾的效果，使後來崔鶯鶯決定衝破道德束縛，獻身予張生的性愛場景猶如堵塞的河道被衝破一般，帶給讀者慾望的衝擊。

《離魂記》中的倩娘不顧家中攔阻，執意與青梅竹馬的王宙在一起，更因此離魂。倩娘對命運的反抗樹立了勇敢、堅執的美好形象。然而作者刻意在故事開初以「端妍絕倫」讚賞這個形象如此正面的角色的美貌。這個美貌對故事發展並無多大作用，即使只是一個相貌普通的女子也無礙情節推進和故事訊息的表達。作者是在利用美人的形象來勾起讀者的慾望，帶給作者除了故事內容以外的快感。

中晚唐傳奇對男女情慾毫無遮掩，不過這絕對不是賣弄色情的低俗小說。唐傳奇和之後的朝代誕生的小說作品不同，後來的小說家依靠這些小說來維生，因此必須要顧及到市場需求，在男女情慾情節的創作自主權受限。而唐傳奇並非用於商業的作品，有更大的創作自主權將男女的人之大慾對準審美、文學性。

中晚唐傳奇利用語言和人物個性來起到疏導的作用，將人慾的元素導向審美。使用低俗或是文雅的語言來描繪這個男女性慾的內容，所呈現出來的畫面感有天淵之別。中晚唐傳奇就善於利用文雅、精雕細琢的語言文字來將情慾畫面的色情部分淡化並昇華，呈現出美感。

《鶯鶯傳》中敘述崔鶯鶯和張生的交歡情景為「斜月晶瑩，幽輝半牀。張生飄飄然……有頃，寺鐘鳴，天將曉……（張生）自疑曰：『豈其夢邪？』及

<sup>26</sup> 此處引用版本為林驊、王淑艷：《唐傳奇新選》（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版），頁111-116。



明，睹妝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sup>27</sup>」

《鶯鶯傳》中的崔鶯鶯順服於自己的情慾，衝破禮教約束，獻身予張生。這個「世所不容」的愛情中的性愛場面假如運用了淫辭穢語，整個人物的設定和小說定位勢必邁向低俗、色情。作者採用駢化的精美句子先描繪月夜美景烘托浪漫的氣氛，透過外在美景的浪漫來控制角色釋放男女情慾時的色情氣息。隨後寺廟鐘聲響起不但是時間的提示，也是在利用帶宗教性質的聲音來緩和二人交歡所產生的色情感覺，讓人從人慾中抽離，專注在作品之上。張生對這次交歡如夢似真的懷疑，還有對崔鶯鶯離開後留下的氣味、淚痕這些痕跡都有精巧的描寫，繼續淡化色情的感覺。

整個性慾情節經過精心的鋪排，連對環境的描寫都刻意地浪漫，更重要的是採用了高雅的駢化句子。這令人物在釋放人之大慾的同時，透過浪漫的幻想，使情慾與美感交織在一起。可見作品並非如低俗的色情小說般刻意賣弄色情，挑起人的情慾以吸引人。作者是在真實地塑造人物充滿情慾的一面之餘，將作品導向審美欣賞的範疇。

#### 4 詩與情與人物

無論古今中外，出色的小說人物的情感必定能打動人心和產生共鳴。王弼說：「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sup>28</sup>」情感的流露是人性最自然的慾望（也可說是本性），即使是古代聖人也如此，何況中晚唐傳奇筆下的人物呢！

中晚唐傳奇對表達人物的情感時為求動人，採用了詩來配合情感的輸出，為小說加入了一種詩的審美趣味。小說作品中經常都能看見詩歌的插入，形成了一種特色。正如陳平原所說「敘事中夾帶大量詩詞，這無疑是中國古典小說最引人注目的特點之一。<sup>29</sup>」唐朝以詩歌聞名後世，士人們多有詩才。這種特殊的文化氛圍為唐傳奇提供了高質量的詩歌。《鶯鶯傳》中的《崔娘詩》「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詩句完全配合了張生狠心拋棄崔鶯鶯的悲劇情節，同時將崔鶯鶯的肝腸寸斷表達得淋漓盡致，感人肺腑。令讀者不禁惱怒張生的負心並同情崔鶯鶯的遭遇。《紅線》結尾薛嵩送別紅線女時唱了一首歌：「采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詞不但展示了薛嵩對紅線女離他而去，遁跡紅塵的傷感，還將紅線女超凡脫俗的一面展示出來。這種詩的趣味加入小說後不但沒有令人感到突兀，反而多了一份審美的趣味。

<sup>27</sup> 林驊、王淑艷：《唐傳奇新選》，頁 113。

<sup>28</sup> [晉]陳壽著，[南北朝]裴松之注，鄒德金編：裴松之注《三國志》下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 年），頁 451。

<sup>29</sup>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202。

## 七、總結

唐傳奇確實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瑰寶，尤其是發展成熟的中晚唐傳奇作品更是匠心獨運之作。作品的形成與中國哲學思想、文化難以分割，賞善罰惡的天道觀成為了完成主流作品敘事結構的內在推動力。敘事結構雖略有瑕疵，不過作者仍能在此限制下創作出具有文學性，能打動人心的作品。其豐富的題材更為讀者創造了一個奇妙的世界。此外，中晚唐傳奇的人物塑造技巧十分精巧，非六朝筆記小說所能比擬。精彩的人物個性與其外在形象相輔相成，成就無與倫比的魅力。人物塑造甚至能在當時已經如圓形人物般複雜，令人拍案叫絕。即使是情慾元素的加入，也能將之導向審美。人物的情感與詩歌的運用感人肺腑，饒有趣味。

## 引用資料

### 參考書目

- 1.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北新書局，1927年。
- 2.劉開榮：《唐代小說研究》。香港：商務印書館，1964年。
- 3.[春秋]老子著，陳鼓應注釋：《老子注譯及評介》。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 4.李養正：《道教基本知識》。中國道教協會編印，1985年。
- 5.方詩銘輯較：《冥報記 廣異記》。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 6.李劍國：《狐狸精的故事》。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
- 7.陳文新：《中國傳奇小說史話》。臺北：正中書局，1995年。
- 8.羅熾主編：《太平經註譯》。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
- 9.侯忠義：《隋唐五代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
- 10.黃征、張湧泉校注：《敦煌變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11.朱越利校點：《墨子》。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
- 12.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 13.林驊、王淑艷：《唐傳奇新選》。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 14.李劍國、陳洪主編：《中國小說通史：唐宋元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 15.[南北朝]劉勰著，戚良德注說：《文心雕龍》。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
- 16.[晉]陳壽著，[南北朝]裴松之注，鄒德金編：裴松之注《三國志》上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
- 17.[晉]陳壽著，[南北朝]裴松之注，鄒德金編：裴松之注《三國志》下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
- 18.[日]內山知也：《隋唐小說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
- 19.丁肇琴：《唐傳奇的寫作技巧》。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年。
- 20.Ian Johnston, *The Mozi: A Complete Translation*.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參考論文

李劍國：〈古小說的文化闡釋與敘事闡釋〉，《河南師範大學學報》，（2010年）第5期，頁186。